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十六回 丹詔寵榮加美號 黑心肆意使奸謀

調倚〔春光好〕詞曰：父薦女，統貔貅，滅邊酋。寵頒美號詔皇州，待封侯。  
何事娘行偏，意將置死方休。誰料有人先識破，枉成仇。

卻說無礙子同瑤華拆開諭帖，內雲：「著瑤華進京，我已奏明皇上，令其帶兵來川，三面合剿。但不知皇上准與不准，且到京自有定奪。」瑤華心上狠不自在，說：「這邊上軍情，朝廷豈無大將會剿，靠我這個女兒家，有什麼本領。王爺的意思，不過要顯出有個女兒來，若是個兒子，還不知怎樣誇張哩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到不要抱怨爺，你的終身大事，全在此一行，我包你有利無害。你吃了這場辛苦回來，好乾自己的功業。你若不願前去，我是為什麼來守你這十多年的辛苦，決不要如此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大恩，殺身難報。只是弟子不懂這些緣由，所以懊惱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待你此番回來，就要你說明了。你如今速速打算，開年過了元宵，就擇日起程。這莊上大小事情，不必掛念，都在我身上。總之不可違拗一事，必然順利回來。」瑤華聽了無礙子一番言語，心上才覺稍安。正在檢點明年進京之事，十二月十五日，忽報京中有天使到來，汴梁長史也來了，說有旨意，並賞太監兩名，宮女兩名，一會兒就到了外邊。香案接詔之事，都已辦妥，所有朝見公服，長史也帶一副在此，就請穿戴，伺候接旨。無礙子遂將衣冠令瑤華更換，並教導謝恩行禮之事，出到前書房伺候。一到上書房，只見莊門都已大開。不知營中如何知道，已遣兵在大門外托隊。那王莊是個小所在，一聞這個信，這些看的人擁擠不開。瑤華自己心上倒覺得好笑，無是無非，受這樣的榮寵。忽聽得外邊放炮響，早有令史、長史們在門外飛奔進來，請出到大門外接詔。瑤華帶了兩個婢女，直到大門外，見兩個太監在馬上，持著一對旌，兩個宮女在馬上，捧著一對節，中間一個背著詔書，就是天使。將近到門，即俯伏迎接，到得正殿上，中間已設著拜墊，那天使打開詔書，瑤華仍舊俯伏聽宣，那天使道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咨爾分封河南省藩王兼充四川監軍使臣常洵，於本日具表奏稱：叛逆奢崇明，復肆橫逆，抗拒王師，現在分兵兩路，攻圍吭其要隘。石柱女土司秦良玉，兵力單薄，恐被賊匪衝潰。臣女瑤華，頗習武事，諳練軍機。伏乞速敕兵部，撥兵三千，星敕臣女督領來川，協同秦良玉，保守西面。臣等並力夾攻，必能殲此臣魁，以靖邊疆等情。查監軍使臣常洵，係朕叔父行，其女瑤華，即朕三服之妹，既諳武略，自應致力邊隅，以承懋賞，第爵祿不尊，威儀不震。茲令瑤華入繼先皇駕下，為第十四皇女，食邑壽春，加封為十四長公主。特賜內侍兩名，宮女兩名，即日束裝就道來關拜命。嗚呼，建績樹勳，何分男女，況屬宗派，尤非別論。果能克奏戰功，殲滅丑類，自當敘功受爵，訓以嘉猷。欽哉。謝恩。

瑤華拜舞謝恩華，請入聖旨，令史、長史們輪班陪侍。天使、太監、宮女即入宮叩見，瑤華撥令園內居住。將詔書送與無礙子看了，道：「可令長史與天使商量，得於元宵後起程否，以便置辦行裝。」長史問了，來復道：「只可過年初三日起程，先須拜表復奏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很好。」遂令辦表送天使啟行。

自此，莊上人都稱瑤華為十四長公主了。那些詩社姊妹聽見了這個信息，都備禮致賀。又擠在年底，這王莊上這些人，加倍匆忙。瑤華亦為整備自己什物，同這幾個丫頭也自頭緒萬端，往往用膳都參前差後。忽提起一事，要問無礙子，遍尋不得，問白於玉等，也不知道。又遇著薛比鳳，問及比鳳道：「師父於前晚，到前邊佃戶人家去的，至今尚回未。」瑤華摸頭不著，料想必有事故，遂亦不放在心上。

又隔上一日，素蘭來報導：「師父回來了。」瑤華一徑趨到面前，問出門的情事，無礙子道：「此時也說不完，且過了年再說。」

轉眼之間，年已到了。今年又比那兩年加倍的熱鬧，又兼那些趨奉的官場社友，禮節往還，直到元旦方止。那日無礙子吩咐，外邊一切事情壓著，到明日籠總稟知，只悄悄辦理夫馬。初三一早，都要齊全，不許有誤。

膳後，無礙子帶著瑤華，並八個子女及周青黛、張其德們，都入藝圃牡丹台側屋內坐下，令將園門緊閉，不許放個閒人入來。無礙子對瑤華道：「此行大眾俱好，只有一處不懷好心，卻要刻刻提防，方免此厄。今我囑咐你們，凡屬飲食，斷不可輕易入口。我所以叫周青黛、張其德跟你前去，每日飲食，不經他兩個的手，子女們不許送上。即有人來請酒，一概辭去，叫那請客之家送錢自辦。這是第一著緊要關頭，去來如二，直要回到家中方止。你們大家都聽見了不曾？」眾人都說聽見了。又對四個小廝道：「你們如今都大了，有事不消說並力護衛公主，無事須要分管職事。如荷香、柳枝這兩個，於文義通順，即掌外記室，凡一切用度帳目，俱要經理。蕉葉、桃紅文理稍遜，人狠活變，著他們兩個充為探訪使，無論軍情細故，到一處要打聽一處，於夜晚悄悄稟知公主，但不可失實，致誤大事。如用心辦理，絲毫無誤，班師時即奏明主上，量授官職，也好使你們圖個上進。倘有違犯變心，你們都曉得，我雖千里外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輕則回來發落，重則自有飛劍來取你們的首級。」四個小廝都齊聲答應。又喚四個婢女到跟前道：「你這四個的武藝比他四個小廝強，護收公主是第一樁要事，須要頃刻不離左右，捨命保護。餘下工夫，素蘭、梅影文理尚好，可充作內記室，止管公主的往來字札。梨雲、鬱李隨身伏侍，坐夜守更，自出門日為始到回家日止，不可疏忽。你們十一人我都備下■衣■褲，夏則單布，冬則薄棉，連夜晚俱不許寬褪，以防不虞。如有違背，我亦知之，也同小廝一般處治。」婢女們各各領命。無礙子又對瑤華道：「下人之事我都囑咐了，你也有幾樁大事都要時刻在意。庫內金子我已悄悄地運出十萬兩，交與長史分運在河南、湖廣、貴州、四川四個布政司省庫內，可換得白銀一百三十四萬兩，你到前途，自有各省庫收送來，四川平定後，必然大荒，荒後必有大疫，你將這項銀兩，只檢最重之區，加意周濟撫綏，不可吝惜。班師後再上三個條陳，皇上必定允准。第一個，赦免魏忠賢、客氏兩逆所害這些官員的家屬，充發在各邊者，請旨放回。第二個，裁去教坊，另置莊田，取租抵課。第三個，請放出久遠在宮的宮女。這四樁事成了，你的德行卻也不小。你去之後，我隨後即發親隨兵四百名，與你作為護衛。」

瑤華道：「這一支兵從那裡撥來的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就在那各佃戶家裡。我已往說明，要二十五歲以內的子弟，各家撥出一名，他們都到情願。只等你啟行後，即傳來演習，大約三月內便可嫻熟。我當差御賜的兩名太監押送軍前護衛，你可好好看視他們，好得他們的死力。御賜的兩名宮女，且留在莊，俟你回來另處。」瑤華一一領命。無礙子道：「我還替你佈置煉劍壇場，待你回來再修內功。其餘事情也不能遍囑，只要隨機應變就是了。」吩咐已畢，各回寢宮，辦理啟行之事。到了初三這日，諸事停妥，都來拜辭無礙子。瑤華同這些子女，哭得兩眼通紅，無礙子道：「快休如此，只願你們早去早回便好。」遂換行裝，在正殿上啟行。瑤華坐了綠轎帷朱紅漆扛的大轎，女婢們乘車，四小廝騎馬前導，其餘俱隨轎作為跟馬。三聲大炮，營中都結隊送行，地方官亦俱道旁跪送。引得看的人一發多了，無一個不羨慕，小小女子就能出征立功。

話休絮煩，再說汴梁宮中王妃徐氏，聞得瑤華加封公主，奉旨令其出征，面上佯為歡喜，而心中好生忌，私與一個心腹宮女，名叫萼梅，又同自己一個兄弟商量道：「我一個王妃不能生出一男半女，今反被宮嬪生個女兒，這等榮耀。此番必定到此見面，我心上實難過。你們有什麼法兒，把這丫頭謀死了，大家撒開。」

他的兄弟叫徐汝成，靠著福王的聲勢，也得了個中書職銜，時常往來走動。這日聽見徐氏所言，笑道：「這丫頭好不了得，又有這一班能幹的跟隨，誰能夠去謀他？除非投其所好，用軟計去賺他，或者自投羅網。我是男人，如何謀得他來，只好你們女人們商量。」說罷踱出去了。

徐氏指著汝成的背道：「沒用的呆子，枉做了男人，這點計較都沒有。」遂喚萼梅道：「我的兒，到還是你平日有些主張，你來替我想個道理。」萼梅道：「別的法子也沒有，只有軟計兩條。」徐氏問是那兩條？萼梅道：「第一條他若來，娘娘必然要設筵請他，可暗放些毒藥在菜裡，藥死了他。」徐氏道：「我也自然要陪他吃，如何使得。」萼梅道：「也不難，竟擺兩席，又好看，

又恭敬，豈不乾淨？」徐氏道：「還有一條呢？」萼梅道：「第二條，我們戲班裡有個絕美的武小旦，叫他扮他宮女，撥去伺候。公主年已十六，必然懂事，叫這小旦去引逗他，乾柴烈火，有什麼不上的。上了手，就叫他去行刺。他雖有手下好武藝的人，到這時候，自然遣了開去。待他成事，我們把小旦放去了，神不知鬼不覺，更覺了當。」徐氏想道：這兩條計都要，如這條不上，再用那條，豈不是好。「你可與一個精細的管事，替我調排起來，切不可令一人知道。」萼梅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去幹辦了。不題。

卻說瑤華在路，不敢遲延，趕著四日就到了汴梁，早有地方官預備行館伺候。那曉得徐氏先打發人在城門口邀截，瑤華只得一徑入宮中拜見。徐氏假意慇懃稱贊，分外親熱。瑤華也就尊重他是正妃，十分恭敬。當時就留在宮中用膳，瑤華不便固辭，即就住下，講講莊上的一切事情。桃紅早已探明裡邊所辦菜蔬，知會張其德，與他們一樣辦法，上菜時一般齊上，只將他們的蔬菜換過了，旁邊人皆不知。

膳畢即辭出，徐氏那裡肯放，要留在晚間賜宴。瑤華沒法，只好依允。外邊又照早上一般辦法。徐氏見瑤華毫無動憚，以為詫異。宴完後，仍要辭出，徐氏又十分留住，道：「我們娘兒難得見面，且你就要起身，難道這一日還不要聚在一處？」說出多少的至情話來，瑤華又沒法，只得住下。撥出寢宮內西首的三間房來，鋪設齊整，與瑤華住宿。桃紅打探明白，遂喚未經跟進來的婢女及那三個小廝，進府伴宿。已有人知會門上，不許放入，被這幾個子女一拳一腿，打翻了幾個。那門上的人久聞得他們利害，誰敢再去攔阻，只得放他們進去。臨睡時，徐氏又撥兩名宮女來伺候，被瑤華辭了出來。徐氏悄令人來打探動靜，見他手下的人沒有一個睡的，一條計策也不成，細問萼梅，說：「菜裡的毒藥，是我親手下的，且碗碗都有，怎麼一些也不效驗？」徐氏想來，亦不解其故。到了次晨，瑤華一早起身，過來請安，並稟知要往各處去拜詩會中的社友，遂上轎而去。各處拜完，才到開封府裡，知府豈有不竭力奉承之理。趙三姑留住，並請楊貞山、李揚清及續後來入社的各詩友，都來奉陪。知道不御外邊飲食，送過席價來辦理。足足的要了一天，然後回來。半路上張其德來稟道：「請公主回行館罷。」瑤華道：「宮中娘娘處，還未辭謝，如何便回行館？」張其德道：「且回行館，還有話稟知。」遂一同到行館中來。瑤華道：「可遣人去啟明，說我酒醉，恐怕失儀，故不回宮來了。」遂問張其德有何話說。張其德道：「宮中娘娘不懷好意，若不是師父預先吩咐我們，公主昨日已遭他們毒手了。」瑤華聽了不解其故，還道：「自家骨肉，何至於此？」這八個子女也圍攏來，聽張其德指著桃紅道：「都虧了他。」瑤華道：「你且說來，是怎麼樣的一樁事？」這空裡周青黛也來了，張其德道：「昨日宮中賜膳賜宴，桃紅去打聽得，是十六個錫火碗，就去拿了他們的一個出來，奴子們到錫鋪內，看見恰好有打現成的十六個出賣，當時就買了來。又打聽菜蔬如何炮治，我們去置備好了，放在扛箱內，抬進宮中。他守門的還來查問，我們謊說送裡邊的東西，抬到寢宮門外一間空廂房裡，他們上一碗來，我們接住，掉換自家的上席，兩次俱是一般，他們上的菜都擱在廂房地板上。宴完了，我們自家收拾回來，一切茶酒也都換過，公主並不曾吃著他們一些東西。今早聞得宮中買了四口棺木進去，奴子偶然看見，問那承辦的，他也不知奴子是這裡人，他說昨日宮中不知何人擺一桌菜在廂房裡，這些膳房裡人收來吃了，都中了毒，救活了幾個，死了四個。奴子想，廂房裡的這桌菜，就是毒公主的了，若不換掉，必然也中其毒，豈非不懷好意麼？」瑤華聽了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別事好防，這個從何防備？我同他無怨無德，有什麼放我不過去？這也可笑，我們師父竟是個仙人，你們大家服也不服？」大眾道：「真個是仙人，不然怎麼預先曉得。」瑤華道：「前日雖承師父誼飭，你們再不知道就是自家人加害。」梅影道：「昨日撥來的兩個宮女，婢子還疑心他行動居止，竟不像個女人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起疑，可見他們舉動，都有害我們的意思。」柳枝道：「奴子們幾個要進來伴宿，門上竟來攔阻，被我們打翻了幾個，這話還沒有回公主曉得哩。」瑤華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明日就走，若再住下去，他們還想別的惡毒來計算哩。」遂吩咐傳與隨行副史知道，明日俟城門起行，俟我們走了，才去稟知宮裡。說昨晚奉到旨意催促，不敢遲留，不及來面辭了，俟班師同王爺回來，再來請罪。」桃紅傳出去了。

當夜大家趕著安寢，五更早就起來梳洗，天將亮，即叫開城門出去，各官都趕送不及，王妃徐氏那邊，清晨起來還同萼梅商量，另想計策，來擺佈瑤華。正要遣人去請，守門的已傳報進來，說：「公主昨晚接到旨意催促，不敢遲留，今晨五更早動身進京了。特遣人來稟知。」徐氏聽了，一場掃興，呆了半晌，忽指著北邊恨道：「這丫頭實實利害，但願他到了四川，被賊千刀萬剮，才趁我的心懷。」

萼梅忽然走來道：「這條計策白白的屈死了四個人。」徐氏本不知道，遂問萼梅道：「你說些什麼？」萼梅道：「公主實在利害，前日席上的菜蔬，原來公主都是自己備的，我們送上的菜，被他們手下的掉換下來，整整的擱在廂房內地板上。膳房裡人收去，快活得緊，都吃盡了，一會兒發作起來，救活了三個，死了四個。」徐氏發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沒些影響，這丫頭的用心也了不得。這屈死的四條性命，少不得又是我的罪孽了。」萼梅道：「娘娘本來為什麼要去謀害他？虧他們還不知，不然到白做了冤家哩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徐汝成踱進來，對徐氏道：「你試試這丫頭的手段，看利害也不利害？」大家都猜他怎麼知道，徐氏道：「我聽他們說，他有個師父，十分了得，想必是他藏著同行，或者曉得些妖法，也未可知。」